Reviews and Monographs 综述与专论

Piper Eta Progress in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2022,49(10):1827~1847

www.pibb.ac.cn



编者按 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流行已近3年,该病毒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它是目前已知的第7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其余6种分别是HCoV-229E、HCoV-OC43、HCoV-NL63、HCoV-HKU1、SARS-CoV(引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MERS-CoV(引发中东呼吸综合征)。当前,COVID-19 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流行,奥密克戎(Omicron)毒株已取代德尔塔(Delta)毒株成为主要流行株,COVID-19患者临床表现呈现出新的特点,且针对治疗的新药物也已相继上市,治疗经验和手段得到进一步丰富。本期《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刊出了5篇COVID-19研究领域论文,分别从SARS-CoV-2变异体对全球疫情防控的影响、蛋白质组学技术在COVID-19精准诊断和治疗中的发展、SARS-CoV-2膜蛋白对宿主细胞 pre-mRNA 3'UTR加工的影响、基于感染力与免疫作用的新冠疫情传播模型的建立、基于处方挖掘与分子动力学模拟的SARS-CoV-2潜在抑制剂分子的筛选几个方向,评述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或报道了作者的新近研究成果,为推进COVID-19精准防控和诊疗,及加快SARS-CoV-2特异性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特集结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专题》,以飨读者。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编辑部 2022年10月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变异体对全球 疫情防控的影响分析^{*}

胡尔雅^{1,2,3)} 周 敏^{1,2,3)} 曾雯辉^{1,2,3)} 罗 燕^{1,2,3)} 严紫东^{1,2,3)} 马 健^{1,2,3)**} (¹⁾ 中南大学肿瘤研究所,长沙410078; ²⁾ 国家卫生健康委癌变原理重点实验室,长沙410078; ³⁾ 教育部癌变与侵袭原理重点实验室,长沙410078)

摘要 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的出现, 对国际公众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伴随COVID-19大流行而来的是SARS-CoV-2基因组的不断突变,尤其是受关注的变异体 (variants of concern, VOCs)给全球COVID-19疫情防控带来了挑战。本文综述了SARS-CoV-2的突变情况和现阶段主要流 行的 VOCs 的特征,总结了现有及潜在的 COVID-19预防、诊断和治疗手段,并通过分析 SARS-CoV-2 变异体对全球 COVID-19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提出合理的建议,以期为今后可能爆发的大范围流行病的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突变,变异体,疫情防控,新冠肺炎 中图分类号 R18, R51 DOI: 10.16476/j.pibb.2022.0098

在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 新冠肺炎)病例报道后的第一年,武汉野生型病毒 株(Wuhan-Hu-1)在全球的流行中占主导地位。 然而,自2020年末,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2(SARS-CoV-2)变异体开始涌现。至今,世 界卫生组织已经定义了5种全球受关注的变异体 (variants of concern, VOCs),分别命名为Alpha、 Beta、Gamma、Delta和Omicron,VOCs是指能导 致传染性增加、疾病更严重(例如住院或死亡人数 增加)、先前感染或疫苗接种期间产生的抗体的中 和作用显著降低、治疗或疫苗有效性降低或诊断检测失败的变异体。VOCs逐渐成为了优势病毒株,并给全球的COVID-19疫情防控提出了挑战。为应对重大挑战,需要深入了解SARS-CoV-2基因组的突变来自何处,要走向何方,也需要总结经验提出应对策略。

^{*}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204170210)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073261)资助项目。

^{**} 通讯联系人。

Tel: 0731-84805443, E-mail: majian@csu.edu.cn 收稿日期: 2022-03-17, 接受日期: 2022-06-08

1 突变概况

病毒突变(或变异)受到多因素的驱动,突变 率在3个水平上受到调节: a. 病毒自身性质,包括 基因组序列背景、模板二级结构、复制机制、校对 和修复机制等; b. 宿主-病毒相互作用; c. 自然选 择。自然选择是SARS-CoV-2中一些流行广泛突变 的产生机制,这使病毒在进化中具有适应性^[1]。 在西班牙COVID-19流行早期,创始人效应被认为 在19B进化枝的流行上起到重要作用^[2]。300 000 多个SARS-CoV-2变异体的基因组序列分析结果表 明,SARS-CoV-2的进化中,纯化选择占据主导地 位,也存在一部分的正选择^[3]。自然选择在病毒 进化过程中至关重要,其如何影响受关注的变异体 出现和持久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RNA病毒较 DNA病毒容易发生突变, RNA依 赖的 RNA 聚合酶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RdRp) 缺乏 DNA 聚合酶拥有的校对 功能是一大原因。SARS-CoV-2以每月累计两个替 换的速度进化^[4],变异以3种形式出现: 点突变、 基因重组和表观遗传学修饰。其中, 点突变最常 见。来源于351525个完整病毒基因组序列的 SARS-CoV-2的突变谱显示, C>U的发生率远高于 U>C的替换,G>U的发生率也高于U>G的替换, 这种不对称的突变谱相对罕见^[5]。其形成可能与 宿主的载脂蛋白B编辑复合物、作用于RNA的腺 苷脱氨酶等相关^[6]。此外,活性氧通过将鸟嘌呤 氧化成 8-氧鸟嘌呤介导了 G>U 的替换^[7]。但是, 随着选择的进行, C对U和G对U取代的比例趋于 降低,因为SARS-CoV-2的替代谱是由多种因素相 互作用决定的,包括复制过程的内在偏差、避免 CpG二核苷酸等因素^[8]。此外,重组是冠状病毒 重要的进化机制,且冠状病毒基因组大,这使得重 组事件发生频率更高^[9]。重组常发生在同一宿主 细胞同时被具有遗传异质性即来源于不同谱系的病 毒侵入时,由于病毒复制过程中模板链发生改变而 形成杂交RNA^[10]。SARS-CoV-2的重组现象已经在 多个证据中得到了证实。有研究表明, SARS-CoV-2 的整个受体结合基序 (receptor binding motif, RBM)是通过与穿山甲的冠状病毒重组引入的^[11], 一个重组和适应性进化分析新框架也识别到 SARS-CoV-2在转移到人类之前发生的几次重组事 件^[12]。在马来西亚1例COVID-19患者体内分离出 了新型犬冠状病毒,而且刺突基因是猫和狗冠状病

毒重组产物^[13]。需要警惕现有的VOCs发生重组, 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此外, 重组 RNA 修饰是常见 的,不同的生存环境下,抗病毒活性以及RNA修 饰活性存在不同,即选择性压力揭示病毒进化场 所,例如,SARS-CoV-2基因组的CpG二核苷酸分 布很大程度提示了病毒重组^[14]、CpG岛含量与进 化相关^[11], SARS-CoV-2 CpG岛缺乏严重表明其可 能已经在抗病毒CpG检测蛋白^[15]锌指抗病毒蛋白 (zinc finger antiviral protein, ZAP) 高表达的宿主 中进化过^[16]。另外,研究人员发现, SARS-CoV-2 转录本存在潜在的表观遗传学修饰位点, 尤其是 "AAGAA"基序,且修饰位点的增多可以使得转 录本的poly(A) 尾缩短,这意味着转录本的稳定 性将会下降,可能是病毒逃避宿主免疫应答的机制 之一,并且报道了多种融合转录本的出现^[17]。蛋 白质的翻译后修饰也同样存在可能,比如刺突蛋白 (spike protein, S蛋白) Ser-816位点由于其暴露程 度是可能的修饰位点^[18]。

宿主和病毒间的相互作用是病毒变异方向的重 要影响因素, SARS-CoV-2在同一宿主不同细胞内 的进化有着多样性^[19],在种群瓶颈事件驱动下, 不同器官间的病毒种群也存在着遗传多样性^[20]。 宿主免疫反应是病毒进化的驱动因素,免疫抑制患 者感染 SARS-CoV-2 后,病毒可能长期存在于患者 体内并累积突变,更有可能产生潜在有害的 SARS-CoV-2变异体^[21]。现已发现,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感染的患者感染 SARS-CoV-2 后可以产生多种 已知变异体上存在的突变,并且产生对疫苗和中和 抗体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nAbs) 的耐性^[22]。 因而,免疫抑制人群可能是潜在有害变异体的来 源。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来自英国的1313个临床 样本进行深度测序发现,一致且可重复的宿主 SARS-CoV-2多样性模式,病毒载量高时宿主内多 样性反而低,因此,尽管SARS-CoV-2在宿主内的 突变已经得到证实,也很可能无法传播^[23]。所以, 广泛流行的变异体来源于宿主还是环境仍不清楚。

早期 SARS-CoV-2 突变的功能分析表明,其进 化是朝着增强传染性和降低毒力的方向发展的^[24]。 Wang 等^[25]通过追踪 220 万个 SARS-CoV-2 基因组 突变情况和欧美的疫苗接种率,提出新的病毒进化 机制——疫苗突破或抗体抗性突变,在群体免疫的 背景之下这趋向于成为 SARS-CoV-2 进化的主要机 制。Beta 和 Delta 携带某些突变位于具有免疫原性 的抗原位点,可能主要是由于抗体介导的抗体抗性 突变^[26]。Omicron S蛋白的"关闭"状态可能通过 封闭高免疫原性位点来进行免疫逃避^[27]。感染 Delta 的患者在接受 Sotrovimab 治疗后发现其体内 与 Sotrovimab 耐药相关的病毒尖峰基因迅速增 加^[28]。应当注意这些患者接受治疗后是否体内存 在携带潜在有害突变的变异体,并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发生传播。因而,这给全球的疫情防控提出了挑 战。但是,免疫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加速抗原进化的 速度,从而增加再感染的风险,并可能增加再感染 的疾病严重程度^[29]。具体来说,VOCs的稳定性、 传播能力和适应性、致病性的进化方向总结如下。

SARS-CoV-2变异体把增加开放S蛋白构象的 动力学稳定性作为一种进化策略^[30]。Alpha S蛋白 的 P681H产生了一个弗林蛋白酶(furin)切割位 点,几乎完全切割的 Alpha S蛋白比武汉野生型病 毒株以及 Beta S蛋白更稳定,从而产生更稳定的 S 蛋白/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 ACE2)复合物,Omicron 也有 P681H 突变^[31]。Beta S蛋白稳定性与 G614 相似^[32], Delta的L452R 突变增加了S蛋白稳定性^[33]。

Li等^[34]介绍了一种评价RNA病毒的人类适应 性手段,预测Alpha具有低传播性高致病性的I型 适应特征, Beta、Gamma和Omicron具有高传播性 低致病性的II型适应特征。Alpha在人类支气管上 皮较G614的复制能力更强^[35],Alpha气溶胶传播 能力较 SARS-CoV-2 A 谱系强^[36],且传播率随年龄 和病毒载量而增加^[37]。在叙利亚仓鼠竞争和传播 实验中, Alpha的适应性与G614无明显差异^[32]。 Beta 在竞争实验中被 Alpha 和 G614 竞争, 二者复 制动力学类似,因此Beta的适应度较G614、Alpha 低^[38-39]。巴西马瑙斯地区的Gamma可传播性可能 比之前变异体高1.7~2.4倍^[40]。与野生型受体结合 域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 相比, Delta 具有更高的传播性^[41],通过数据拟合数学传播模 型,研究者发现 Delta 在家庭中的传播速度比 Alpha 更快,这可归因于家庭中易感个体的消耗更快以及 内在生成时间可能减少[42]。中国大陆首次局部感 染Delta展现出较之前的变异体更高的病毒复制效 率和体内病毒载量^[43]。通过测量临床样本中传染 性病毒滴度和病毒 RNA 水平, Delta 的传染性都显 著高于Alpha^[44]。在复制竞争试验中, Delta气道 类器官和人类气道上皮中胜过 Alpha^[45]。概括来 说, 增强的ACE2亲和力、增强S蛋白以及S蛋白/ ACE2复合物的稳定性、增加RBD倾向"向上"构 象、增强的S蛋白切割能力都可能增加感染能力和 适应性。

·1829·

Alpha^[46]、Gamma^[47]与ACE2的亲和力较野 生型更高,与RBD和ACE2的适配更高相关,但 是Alpha的S蛋白更倾向于维持"关闭"的构象, 不利于受体结合和细胞进入^[46]。而 Beta^[46]、 Delta^[41]、Omicron^[26]与ACE2亲和力与野生型类 似,可能因为不同的突变在改变与ACE2亲和力上 的作用相互抵消, Omicron RBD 的突变 R493、 S496和R498与ACE2形成的新盐桥和氢键增强了 亲和力^[48], S477N和N501Y也增加了亲和力,而 K417N、G446S、E484A、G496S和Y505H取代降 低了亲和力^[41]。同时,可能免疫压力在突变选择 中起到主要作用,比如Beta同时改变了S三聚体上 的两个主要中和位点,与ACE2亲和力变化不显 著^[46]。Beta S 蛋白的冷冻电镜揭示其所有三聚体 均采用开放构象, 而野生型83%呈封闭形式, K417N是可能的驱动因素^[31]。Delta中的T478K替 代可以通过在该环内与N487形成新的氢键,来稳 定和重塑 RBM 环,并使得 RBM 环带更多的正电, 有利于与带负电的ACE2结合,这样一来,结合亲 和力增加以及"向上"构象的倾向增加使得 Delta 传播性增加^[49]。也可能与其偏质子化的S蛋白有 利于摆脱在肺泡巨噬细胞M2内体中的长期停留相 关^[50]。在仓鼠感染模型中, Gamma 和 Omicron S 蛋白H655Y突变增强了病毒复制、S蛋白切割^[51], Delta L452R^[33]、P681R^[52]均有利于S蛋白的切 割,L452R突变是唯一Delta有而Omicron没有的 RBD突变,发现Omicron L452R通过增强S蛋白的 切割来增强融合性,并促进细胞进入以增强感 染性^[53]。

Delta的致病性是VOCs中最高的,而Omicron的致病性最低。在恒河猴模型中,Alpha导致的临床表现与D614G相似,较Beta导致的临床表现重^[54]。一项英格兰队列纳入839278个病例研究显示,与野生型病毒株相比,感染Alpha的患者住院风险更高^[49]。而在K18-hACE2转基因小鼠中,Beta感染后的致死率较614D高100倍^[55]。一项43338名英国队列研究显示,与Alpha相比,感染Delta的COVID-19患者的住院或急诊就诊风险更高^[56]。Delta增强的致病性与P681R有关^[57]。Omicron主导流行期间南非住院患临床特征和结局与之前变异株流行期间相比,严重程度和死亡率降低^[58]。一项来自英格兰的队列研究也报告

Omicron 感染后出现严重后果的风险大大低于 Delta^[59]。

实际上,谱系替换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传播 性、免疫逃避、非药物干预、先前感染和区域间流 动性等。通过总结突变概况(图1),对突变驱动 因素、表现形式和方向有了初步的了解。



Fig. 1 The overview of mutation of SARS-CoV-2 图1 SARS-CoV-2突变概况

2 受关注的变异体——Omicron

2021年11月11日,博茨瓦纳报告了首例 Omicron (B.1.1.529) 测序病例。现已取代其他受 关注的VOCs成为优势病毒株(图2)。Omicron是 全球第5个受关注的VOCs,是迄今变异最多的 VOCs,现有3个谱系(BA.1、BA.2、BA.3), BA.1 谱系基因组相对于 Wuhan-Hu-1 参考毒株即野 生型累积了53个突变,包括了A67V、Δ69-70、 T95I、G142D、Δ143-145、Δ211、L212I、插入 214EPE G339D S371L S373P S375F, K417N N440K G446S S477N T478K E484A、 Q493R G496S Q498R、 N501Y Y505H T547K D614G H655Y、 N679K P681H N764K、 D796Y N856K Q954H、 N969K和L981F, 在Omicron刺突基因的30~37个 非同义核苷酸替换中,有13个在其他SARS-CoV-2 序列中很少见^[60],有15个氨基酸变化位于RBD, 与野生型相比, Omicron变异体与人ACE2具有相 当的结合亲和力,但比Delta变异体的结合亲和力 弱得多^[61]。N端结构域(N-terminal domain, NTD)的变化尤其显著,这导致了其抗原性发生

了重大的改变。除了抗原结构的改变,S蛋白RBD 的更封闭稳定也是导致传播性增强的因素[62], Omicron的P681H突变产生furin切割位点可以促进 S蛋白的切割,除了P681H,野生型病毒株Asn856 变成了 Omicron S 蛋白中的 Lys853, Asn764 和 Thr547 分别变成 Omicron S 蛋白中的 Lys761 和 Lys544, 引入了新的域间和亚基间相互作用, 也使 得Omicron开放的S蛋白比野生型病毒株更紧^[63]。 Omicron 的冷冻电镜结果也表明其稳定性较其他变 异体增加,在环境中存在更持久,可以解释更高的 家庭传播风险,稳定性的增加同时提高了受体识别 效率,然而也会导致病毒膜融合效率下降[4]。虽 有P681H突变, Omicron 的融合性明显弱于其他变 异^[61],可能与S蛋白的RBD有关。但总的来说, Omicron 的进入能力较其他变异体更强^[65]。类似 的,对于Omicron的传播性增强可能使得物理干预 措施有效性下降。

COVID-19尸检的肺组织中来源于肺细胞的合 胞体很常见^[66],与淋巴细胞的减少相关,合胞体 可能增加临床表现严重程度[67]。根据一项观察性 研究, Omicron 感染者临床严重程度似乎比其他变 异体更轻[58,68]。病毒本身性质和先前存在的免疫 力均是Omicron致病性表现的影响因素^[09]。一方 面, Omicron与Delta和其他变异体相比, 更倾向 于组织蛋白酶B和L依赖性的内吞途径介导,因此 其感染过程受跨膜蛋白酶丝氨酸2(transmembrane protease serines 2, TMPRSS2) 影响小^[70], 然而合 胞体形成需要 TMPRSS2^[71],因而 Omicron 感染后 促进细胞间融合形成合胞体的能力下降,破坏了受 损细胞间的病毒扩散,导致临床表现较轻^[72],但 同时也表明了Omicron可以感染更多类型的细胞。 将 TMPRSS 样和组织蛋白酶抑制剂组合是所有 SARS-CoV-2变异体潜在的治疗方法^[61]。另一方 面, Omicron 对现行多种抗体、疫苗诱导的抗 体^[73]具有耐药性,但是没有逃避记忆T细胞免疫, T细胞表位在Omicron中相当保守,由疫苗接种或 自然感染引发的大部分记忆T细胞对Omicron S蛋 白有反应^[74]。有证据表明 COVID-19 疫苗接种诱 导的记忆T细胞能够交叉识别 Alpha 到 Omicron 的 变异体^[75],此外,Omicron病毒拮抗宿主细胞干 扰素反应不足^[76]。这也就表明记忆T细胞在病毒 感染宿主时能提供保护性免疫,并且,T细胞不是 驱动病毒进化的主要因素。





3 VOCs与疫苗

疫苗对VOCs的效力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现 阶段流行最广泛的Omicron,疫苗研发技术路线有 多种(图3),人们担心新抗原的产生使得原有疫 苗失去保护力。然而,突破性感染是常见的^[77]。 同类型疫苗诱导的表位特异性反应可以不同^[78] 需要强调的是,异源疫苗效果要优于同源疫苗^[79], 尽管许多疫苗诱导了对野生型 SARS-CoV-2 及 VOCs 强大体液免疫反应, 但存在差异, 比如研究 估计 mRNA-1273 和 ChAdOx1 nCoV-19 对 Delta 的 效力比野生型低25%~50%^[80], BNT162b2疫苗诱 导的抗体能有效中和4种主要的VOCs, 但是对 Gamma 和 Delta 的中和能力显著降低, Alpha 和 Beta 的中和能力相对保留^[81]。此外, 接种一剂辉 瑞或阿斯利康疫苗的人血清对 Delta 几乎没有抑制 作用,接种两剂后虽然滴度如前所述有所下降,但 是95%个体可以产生中和反应^[82]。因而对于接种 一针剂疫苗后的个体应给予明确的建议,随着接种 后时间过去,加强针接种重要性体现,需要更多研 究来对比是否接种加强针对VOCs的效力变化。

根据已有研究,恢复期血清和两剂疫苗接种后 的血清与 Omicron 的结合能力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83]。尤其是免疫抑制人群,一项研究表明50% 血液系统癌症和实体癌患者、大约70%的实体器

官移植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以及40%的健康对 照在6个月时失去了针对循环VOC的nAbs^[84]。武 汉 COVID-19 患者感染后1 年血浆的中和试验显 示,恢复期血浆对Omicron的中和作用较Delta显 著降低^[85]。此外,多项研究表明,加强针的接种 是必要的,能够提高更高的nAbs 滴度并增强中和 能力^[86],并有效抑制病毒进入细胞^[87]。加强针后 提供对 Omicron 的防护与第二针后对 Wuhan-Hu-1 的防护相当^[88],但是Omicron仍然表现出从加强 针诱导中中和逃逸的能力^[89],加强注射6个月后 Omicron 中和效价的下降与第二剂后7个月针对 D614G变异体的中和效价下降相似^[90]。接受3剂 mRNA疫苗对Omicron的保护低于Delta^[91]。先前 非Omicron 感染对Omicron 有低交叉中和作用^[92], 相对的, 接种疫苗个体的 Omicron 感染增强了对 Delta变异体的中和免疫力^[93]。更重要的是,第三 次疫苗接种也产生了高亲和力抗RBD的记忆B细 胞,这表明保护作用更强大^[94]。但是,令人担忧 的是,完全接种后也可以发生突破性感染^[95]。但 同时,完全接种疫苗的个体发生 Delta 突破性感染 后相较于完全接种疫苗的个体产生了更多强大的记 忆抗体和更强的T细胞反应^[96],表现出的临床症 状更轻,所以广泛的疫苗接种和突破性感染的结合 可能会增加人群的免疫力[97]。值得注意的是,一 些血液系统肿瘤在接种疫苗后抗体反应不佳,针对 Delta的体液保护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中明 显受损^[98],抗CD38疗法会削弱SARS-CoV-2疫苗 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Alpha和Delta的反应^[99],这 表明需要进一步优化血液系统疾病的群体中的免疫 保护。

基于mRNA的COVID-19疫苗增强剂可诱导针 对 SARS-CoV-2 Omicron 的中和免疫^[100]。研究发 现, 接受同源 BNT162b2 疫苗接种或异源 ChAdOx1-S-BNT162b2疫苗接种的人存在Omicron 的一些交叉中和,但在接受同源ChAdOx1-S疫苗 接种的人的样本中没有发现^[101],与此一致的是, 异源接种可以提供更好的针对Omicron的保护^[102]。 第二针和加强针之间的较长间隔似乎会导致针对所 有测试VOCs的nAbs滴度更高,包括Omicron^[103]。 鉴于不断出现的诊断、治疗和疫苗接种中的问题, 将 SARS-CoV-2 分类为血清型似乎是可行的^[104]。 需要注意的是,抗体滴度下降可能并不表示保护作 用下降,抗体反应的交叉中和能力即效力和广度可 以增强^[105]。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对患者的保护 广泛存在,包括患者体液免疫反应受损的情况,且 与nAbs相比, SARS-CoV-2特异性记忆T细胞的维 持时间相对较长,因此T细胞可以为继nAbs活性 的COVID-19提供坚实的防御^[106]。同样的,疫苗 诱导的抗体对 Beta 的中和活性降低,但T细胞对其 反应保留,所以几种疫苗维持了预防严重COVID-19 的能力^[107]。因此,应考虑采用复杂的T细胞导向 疫苗策略来长期控制COVID-19大流行。同时,疫 苗诱导产生的免疫压力带来的病毒逃逸值得关注。



Fig. 3 The technical route of COVID-19 vaccine and representative vaccine

图3 新冠肺炎疫苗技术路线及代表疫苗

4 VOCs与检测

SARS-CoV-2及时监测是应对和理解大流行的 重要手段,快速即时(point-of-care, POC)检测 对于遏制大流行是重要的,其5个主要原则包括速 度、灵敏度、可负担性、可扩展性和可访问性, 同时不需要专门且昂贵的设备^[108]。Omicron逃脱 研究人员的视线累积了许多不寻常变异,是否与测 序的对象或样本量或技术相关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通常,可以将检测手段分为3种(图4),基于核酸 的检测、基于抗原的检测、基于抗体的检测。

基于核酸的检测是应用范围最广的,可以在发 病前5d到发病后14d进行广泛的检测,病毒载量、 样本类型、取样的人体解剖位置是检测结果的影响 因素,因而了解人体中病毒载量的变化规律很有意 义。全基因组测序(WGS)在COVID-19大流行中 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等缺点,并且要求高病毒载量 和序列完整性,以及专门的计算基础设施,但仍然 可以在具有高病毒载量的阳性样本中验证新的变异 体^[109]。此外,在Sanger测序基础上改进后的技术 也可用于发现和验证新变异^[110]。RT-PCR是常见 的检测方法,但是对点突变不敏感^[111]。qRT-PCR 通过等位基因特异性引物延伸策略可以区分废水中 的单核苷酸变异的VOCs^[112]。RT-PCR熔解筛选测 试可用于快速筛选大量患者样本^[113]。SARS-CoV-2 全基因组嵌合阵列具有单核苷酸分辨率并能检测点 突变[114]。值得一提的是,环境样品的检验,尤其 是废水中的病毒检测,环境样品不仅能帮助分析病 毒谱系,更与临床相关联^[115],但其中存在的问题 是长片段扩增问题和复合检测^[109],SHERLOCK是 一个使用Cas13a核糖核酸酶进行RNA检测的系 统,一些检测手段例如基于 CRISPR 的 miSHERLOCK(微型仪器特异性高灵敏度酶促解 锁)可以实现变种 Alpha、Beta 和 Gamma 的共同检 出^[116]。CRISPR-Cas系统已被用于开发核酸检测平 台,催化酶Cas酶的进展无疑将给基于核酸的检测 手段带来进展。基于 Cas12a 的 RT-PCR 结合 CRISPR 现场快速检测系统(RT-CORDS)平台可 以用于检测 SARS-CoV-2 变异体中的关键突变,例 如 69/70 缺失、N501Y 和 D614G^[117]。enAsCas12a, 具有较广的工作温度范围以及无需 RNA 纯化步骤 的优点^[118]。FnCas9高特异性识别单核苷酸变 异^[111],能够快速适应其他突变。CRISPR-Cas12a 系统对多重等位基因特异性测定[119],结合

CRISPR/dCas9后提升了性能,适于资源相对缺乏 的环境进行筛查^[120]。微流体 CARMEN (mCARMEN), 它将基于CRISPR的诊断和微流体 技术与临床使用的简化工作流程相结合,可以定量 测量样本中的 SARS-CoV-2Delta 和 Omicron^[121]。 qPCR 仅适于单突变位点的检测或 CRISPR-Cas13a 扩增技术无法同时检测所有变异,多重串联 PCR 能够应对增多的已知VOCs^[122],一种多重PCR-质 谱微测序技术,实现了多个单核苷酸变异位点的同 时识别,也能识别插入和缺失^[123]。等温扩增技术 具有快速、高效、特异的优点且无需专用的设备, 它们通常不针对多个SARS-CoV-2基因,存在敏感 性和特异性风险,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 和重组 酶聚合酶扩增技术 (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 RPA) 是基于 PCR 的可替代技术, 已有对变异体适用的 RT-LAMP 检测手段的报 道^[124]。有研究表明,逆转录环介导的等温扩增 (RT-LAMP)测定对唾液的检测是可行的^[125]。但 是需要考虑到多引物带来的假阳性风险,与 CRISPR-Cas系统结合利于提高灵敏度^[126]。由于 RNA引导的切割, CRISPR技术与RPA的配对可能 会增加检测的特异性。基于 RPA 的同时靶向 SARS-CoV-2 包膜蛋白基因和 RdRP 基因的检测手 段实现了同时靶向多个基因,提高灵敏度和特异

性,且较 LAMP 对工作温度的要求低,更加便 捷^[127]。加强对临床样本变异的监测可以缩小病毒 基因组进化分析中的选择偏倚。

快速抗原检测的灵敏度较低,通常作为验证手 段。在病毒载量下降的急性期之后,使用基于抗原 的快速诊断检测可能会导致高假阴性率, 这表明应 该用分子和血清学检测的组合来代替检测 [128]。有 研究表示N蛋白中的T135I突变对商业上可用的抗 原检测构成潜在的诊断风险^[129]。SARS-CoV-2的 快速抗原检测测试低估了COVID-19阳性病例的识 别并影响了对K417N/T、E484K和N501Y突变的 诊断^[130]。基于抗原的快速诊断检测较分子检测节 约了时间和成本,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抗原检测快速 诊断测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至少为80%和97%, 结合基于豆提取物的Beangaurd漱口水收集唾液样 本可以得到理想的测试性能 [131]。侧向流动免疫层 析 (lateral flow immunochromatography assay, LFIA)是一种基于抗原、抗体免疫反应的经典床 旁检测技术。

血清转化在症状出现后7~14 d左右达到高峰, 故基于抗体的检测较另外两种相对滞后,包括 LFI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化学发光免 疫试验(CLIA)、免疫荧光试验(IFA)和胶体金 免疫色谱试验(GICA)等。



5 VOCs与治疗

nAbs 作为治疗的重要部分,需要测试其对 VOCs 的中和能力。 CB6 (Etesevimab)、 LY-CoV555 (Bamlanivimab) . P2C-1F11 (Amubarvimab) , REGN10933 (Casirivimab) , REGN10987 (Imdevimab) 和 S309 (Sotrovimab) 已被批准用于临床^[132]。E484K突变已被证明能够 在体外对 Bamlanivimab 耐药^[118], K417E/N/T、 D420A/G/N、N460I/K/S/T、T415P、Y489C/S 等突 变均对Etesevimab耐药^[133], Gamma和Beta谱系中 E484/K417 突变特异性组合对 Bamlanivimab+ Etesevimab 单抗耐药, Q493K 也耐药^[134]。 AZD7442 是两种单克隆抗体 AZD8895 (Tixagevimab) 和 AZD1061 (Cilgavimab) 的组合 被用于COVID-19暴露前预防^[135]。免疫功能低下 的 患 者 使 用 REGEN-Cov (Regeneron: Casirivimab+Imdevimab)进行预防性治疗时出现 过突破性感染^[136]。Omicron可以逃脱所有 I/II类抗 体 LY-CoV555、REGN10933、CT-59、ADZ1061、 ADZ8895、P2C-1F11和DXP-604的阻断能力,但 III类mAb(非ACE2阻断抗体)的中和敏感性受该 变异体的影响较小,如hu33和S309^[137]。与此类 似的研究,也指出LY-CoV016 对缺乏 R346K的 Omicron 的中和能力完全丧失,对 ADZ1061、 ADZ8895 的 中 和 能 力 下 降 12 倍^[138]。 Regdanvimab、P2B-2F6、Fab2-15 和 S2-M11 对 E484突变敏感,以及S2-H14对N501和Y505突变 的亲和力下降,体外实验也发现,E484处具有突 变的Omicron、Beta、Gamma、Kappa和Lambda显 示出对 REGN-10933、 P2B-2F6、 Fab2-15 和 S2-M11结合的最强抗性^[139]。值得关注的是, S309保留了对BA.1和BA.1+R346K的活性,但对 BA.2存在明显抗性。McCallum 等^[140] 通过对 Omicron突变的深入分析解释了广泛的nAbs逃逸。 至此, 除了最近授权的 LY-CoV1404 (Bebtelovimab)^[135]外,没有任何授权的单克隆抗 体疗法可以充分覆盖Omicron的所有亚谱系^[141]。

Sun 等^[142]提出将中和表位分为3类。I类是 ACE2结合位点,结合后可以破坏宿主受体结 合^[143]。II类是高度保守的表位,优势在于保留对 多种变体的中和活性。例如35B5抗体通过靶向一 个保守表位破坏控制S蛋白"关闭"到"开放"构 象的N-聚糖开关,对Omicron也有效^[144]。VacW-209 结合RBD上高度保守的表位从而保留了对Omicron 的抗性^[145]。III类是识别抗体可能无法接近的独特 表位。但需要注意非ACE2竞争性抗体,非ACE2 竞争全人源域抗体(n3113.1-Fc)与"开放"RBD 的侧面结合,结合试验和假病毒中和试验表明保留 了对Alpha、Beta、Gamma和Delta的抗性^[146]。此 外由于S蛋白具有"开放"和"关闭"两种构象, 所以可进一步将nAbs细分为只能结合"开放"或 "关闭"构象的抗体,以及能结合两种构象的抗 体。锁定S蛋白的"关闭"构象并阻止S蛋白变 构^[147]、与S蛋白的茎螺旋结合后阻止S蛋白融合 重排^[148]、靶向 NTD 抑制感染周期中的附着后步 骤^[149]均是nAbs发挥作用的机制。结合表位和亲 和力是影响抗体效力的两大因素,窄结合表位和高 亲和力的抗体似乎展现出了出色的效力[150]。 CD147被鉴定为 SARS-CoV-2 感染细胞的另一受 体,其人源化抗CD-147抗体Meplazeumab能够阻 断SARS-CoV-2及其变异体Alpha、Beta、Gamma、 Delta ^[151]_o

面对 VOCs 导致 nAbs 保护效力下降的挑战, 有以下几条解决思路。一是改进现有单克隆的结 构, 例如通过优化 Fc 结构域可以提升 nAbs 效 力^[152],工程化IgM-14有效地中和由其相应IgG-14 引起的抗性病毒,包括Alpha、Beta、Gamma^[153]。 二是联合使用多种单特异性的 nAbs 即鸡尾酒疗 法[154],要求是两种或多种抗体的结合表位存在不 同并且克服空间位阻,因此靶向RBD的nAbs和靶 向NTD的nAbs混合联用是可行的^[155]。三是开发 双特异性nAbs^[156-158],优点在于成本较鸡尾酒疗法 低。四是开发针对难以接近的特殊表位的nAbs。 五是开发针对保守表位的 nAbs, 抑制广谱 Sarbecoviruses感染^[159]。后面3种类型的nAbs都有 应用于鸡尾酒疗法的潜能。而抗体的开发主要源自 患者恢复期血浆[160-162]、疫苗接种后的血浆[163]、 人源化小鼠、噬菌体 [157] 或酵母文库 [164]、预先建 立的单域抗体库[165]。此外,抑制广谱 Sarbecoviruses感染的抗体越来越受到欢迎^[166]。

纳米抗体主要来自于羊驼、美洲驼和骆驼,是 最小的天然抗原识别结构域之一,可以被设计成多 价形式,并可以与Fc结构域融合,但是由于体积 小容易被肾脏清除^[167]。同时,纳米抗体以其体积 小、稳定性好的优点适于通过吸入的方式给 药^[158]。体积小的纳米抗体可以克服更大空间位阻 进入某些深埋的区域发挥作用^[168],不同纳米抗体 之间的结合也是可行的^[169]。来源骆驼衍生的单域 抗体(VHH)与Fc结构域结合后形成VHH-IgG1 Fc融合分子,有效抑制了体内、体外的病毒复 制^[170]。纳米抗体与nAbs结合后具有病毒捕获和拦 截功能,以及光热功能,因此,在捕获病毒后可以 灭活病毒,这种纳米抗体提供了nAbs发挥作用的 平台^[171]。

ACE2模拟物也能靶向病毒S蛋白阻止病毒进入细胞^[172],者血浆中有循环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 EVs)表达细胞外囊泡ACE2(evACE2)^[173],ACE2的可溶性胞外域蛋白可以作为"中和诱饵"来阻止SARS-CoV-2及其变异体进入,包括Omicron^[132]。工程化ACE2可变性大,可以通过改变氨基酸实现对新变异体的适应^[174]。负电荷的高度硫酸化的线性聚甘油硫酸盐与S蛋白结合,并且可以通过静电相互作用阻止病毒进入宿主细胞,适于N501Y和E484K突变^[175]。此外,通过封闭ACE2也能是有效的^[176-177]。

病毒感染过程还有多个靶点。现有的 TMPRSS2抑制剂包括ketobenzothiazole (kbt)^[178]、 avoralstat^[179]、N-0385^[180]、α1-抗胰蛋白酶^[181], 可以阻止S蛋白重排。Omicron对这3种泛冠状病 毒融合抑制剂 EK1、EK1C4 和 EKL1C 的敏感性与 D614G和Delta一样^[182]。组织蛋白酶L即CTSL在 功能上切割 SARS-CoV-2 S 蛋白并增强病毒进入, 而金刚烷胺能抑制假病毒感染细胞中的组织蛋白酶 L^[183]。主蛋白酶(Mpro)在病毒中具有保守 性^[183],可在多个位置切割 SARS-CoV-2 的两种多 肽 (ppla和pplab),产生对病毒复制至关重要的 较短的非结构蛋白^[184],是潜在的重要抗病毒靶 点, PF-07321332^[185]、ebselen^[186]、GC376^[187]、 masitinib^[188]、Coronastat^[189]、Y180^[183]均是Mpro 的抑制剂, PF-07321332对 Alpha、Beta、Gamma、 Delta均有效^[190], Luttens等^[191]提出超大虚拟筛选 (ultralarge virtual screening) 来筛选 Mpro 抑制剂。 通过剪接丙型肝炎蛋白酶抑制剂 boceprevir 和 narlaprevir以及已知的SARS-CoV-1蛋白酶抑制剂的成分而产生的BBH-1、BBH-2和NBH-2,在体外表现出与PF-07321332相当的抗病毒特性^[169]。 I型干扰素(interferon I, IFN-I)触发信号级联反应并激活下游干扰素刺激基因,共同促进抗病毒状态,其中参与脂质代谢的脂肪酸合酶(fatty acid synthase, FASN)是干扰素抑制基因,FASN过表达增强了病毒和宿主细胞的细胞膜融合和细胞间合胞体的形成,FASN抑制剂能有效抑制Alpha、Beta、Gamma、Delta的细胞侵入^[192]。干扰素诱导的跨膜蛋白IFITMs能与S蛋白相互作用来促进病毒感染,是潜在的预防和治疗靶点^[193]。

干扰病毒基因组的复制过程也能发挥抗病毒作 用。Remdesivir^[194]、AT-527^[195]都是靶向 RdRp 的 核苷类似物, corilagin (RAI-S-37) 能结合并抑制 RdRp^[196]。Simeprevir 不仅抑制 Mpro 还能抑制 RdRp,并且能在体外与Remdesivir协同作用^[197]。 suramin一个位点直接阻断 RNA 模板链的结合,另 一个位点与 RdRp 催化位点附近的 RNA 引物链发生 冲突,从而抑制 RdRp 活性,在体外细胞中表现出 了复制抑制活性^[198]。此外,一种金属超分子螺旋 体能结合 SARS-CoV-2 基因组 5'-UTR 关键区域从而 抑制病毒的复制^[199]。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 merafloxacin能抑制程序性-1核糖体移码从而阻止 了 Vero E6 的 SARS-CoV-2 复制^[200]。Remdesivir、 Molnupiravir 和 Nirmatrelvir (PF-07321332) 在体 外实验中表现出了对5种受关注变异体的抗病毒活 性^[201], 且 Omicron 对 Molnupiravir+Nirmatrelvir 组 合高度敏感^[202]。

总的来说,本文总结了最新以及对VOCs有潜 在治疗作用的药物(表1),以上药物靶点分为两 部分,宿主细胞外的靶点和宿主细胞内的靶点,前 者药物或抗体直接结合到病毒阻断病毒感染细胞过 程,后者包括病毒结合、融合、复制、翻译等关键 分子(图5)。

Table 1 Therapeutic drug for COVID-19 表1 新冠肺炎治疗药物

名称	作用靶点	作用机制	适用对象	参考
				文献
S-B8、S-E6、S-D4	RBD	结合RBD,空间阻断病毒与ACE2结合	N501Y+D614G	[143]
35B5	S蛋白	破坏N-聚糖开关,阻止S蛋白"闭合"向	WT, Beta, Delta, Omicron	[144]
		"开放"的构象转变,使得S1亚基脱落		

			续表1	
名称	作用靶点	作用机制	适用对象	参考
VecW 200	DDD	结合PDD上言度但空ACE2结合位占的重	Omission 左抑制亡谦	
vac w-209	KBD	叠位占, 阳断病毒与ACE2结合	Sarbecovirus的潜力	[145]
n3113.1-Fc	RBD	结合"开放"状态RBD, 阳断病毒与	Alpha, Beta, Gamma, Delta	[146]
		ACE2结合	1	
克隆6 Fab	RBD	在至少一个RBD"关闭"的情况下优先与	WT SARS-CoV-2, Omicron	[147]
		S蛋白结合,并与相邻的"开放"RBD相		
		互作用,抑制S蛋白构象转变		
S2P6	S蛋白的	阻止S融合重排来防止病毒进入	广泛的乙型冠状病毒属中和	[148]
001/2 2/7/ ^{#1} CO1/2 2490	圣 縣 旋	地 西南沙田田市	作用	[140]
201	NID	抑制感染向期中的附有后步骤 结合PDD上ACE2结合信点的重叠信点	W1、VSV/SARS-CoV-2	[149]
261	KBD	结合 RBD 上ACE2结合 位点的重查位点, 阳断病毒与ACE2结合	Betas Della	[130]
Meplazeumab	CD147	直接与SARS-CoV-2及其变异体的通用受体	Alpha, Beta, Gamma, Delta	[151]
I		CD147结合	1	
工程化IgM-14	RBD	结合RBD,阻断病毒与ACE2结合	Alpha, Beta, Gamma	[153]
BD-812/BD-836	RBD	鸡尾酒疗法结合RBD,阻断病毒与ACE2	Beta, Delta	[154]
		结合		
WRAIR-2125结合NTD单抗WRAIR-2039或	RBD、	鸡尾酒疗法结合RBD、NTD,阻断病毒与	Alpha, Beta, Gamma, Delta	[155]
RBD单抗WRAIR-2123/WRAIR-2173/	NTD	ACE2结合		
WRAIR-2151	DDD			[164]
CV1206_521_GS	NTD	內部和外部 Fab 结构或父联相邻S蛋白 NTD和RBD	Alpha, Beta, Gamma, Delta	[136]
bn03	RBD	双特异性结合RBD的两个表位,阳断病毒	Alpha, Beta, Gamma, Delta,	[158]
		与ACE2的结合	Omicron	2.003
Fu2	RBD	同双特异性结合RBD的两个表位,迅速诱	Beta, Delta, SARS-CoV	[157]
		导刺突三聚体-二聚体的形成,使病毒丧失		
		附着于ACE2 的能力		
7D6和6D6	RBD	结合RBD,与相邻的NTD发生冲突	Alpha, Beta, Gamma	[159]
iB3、iB12、iB14	RBD	结合RBD,阻断病毒与ACE2的结合	Alpha、Beta、Gamma, iB14可 以中和Delta	[160]
FD20	RBD	结合RBD后破坏S蛋白	Alpha, Beta, Gamma, Delta	[162]
ZWD12	S蛋白	结合S蛋白上ACE2结合基序的重叠表位	Alpha, Beta, Gamma, Delta,	[163]
			和Omicron	F 4 4 7
bsAb15	RBD	双特异性结合RBD,阻断病毒与ACE2的	E484K, E484A, Kappa,	[164]
GW01-REGN10989 (G9)	RBD	现 中 印 和 中 和 中 和 中 和 中 和 中 和 中 和 中 和 中 和 中	Alpha Beta Delta Omicron	[166]
Gwol-REGIMO/07 (G)/	KBD	结合	SARS-CoV和SARSr-CoV	[100]
WNbFc 2、WNbFc 7、WNbFc 15和	RBD	结合RBD,阻断病毒与ACE2的结合	E484K、N501Y、N501Y+	[167]
WNbFc 36			D614G	
8A2、7A3	S蛋白	8A2结合S蛋白的S1亚基,7A3靶向一个自	Beta, Delta	[168]
		S1亚基延伸至S2亚基的深埋区域		_
C7、E2、E11、F1和G6	S蛋白	C7、E2、E11、G6结合ACE2表位,C11结	Beta, G6、E11中和Delta, G6	[169]
		台非ACE2表位,均阻止∫S蛋白与ACE2	甲和SARS-CoV且有泛	
VHH-人 每 连 球 蛋 白 C 1 E a 融 스 公 之	RBD	^{1131年日} 结合 PRD 阳断病毒与ACE2的社合	Saluccovirus中和他们	[170]
XVR011	КЪD		Beta	

2022; 49 (10)

胡尔雅,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变异体对全球疫情防控的影响分析

·1837·

			续表1	
名称	作用靶点	作用机制	适用对象	参考
				文献
多功能纳米粒子	S蛋白	多功能纳米粒子以S蛋白依赖的方式捕获 病毒,并通过表面中和抗体阻断病毒感染 宿主细胞,此外,具有光热功能的多功能 纳米粒子可在照射后产生热量以灭活病毒	中和效果与耦联的中和抗体相 关,具有可变性	[171]
S2K46	RBD	结合RBD,阻断病毒与ACE2结合	Beta,具有泛Sarbecovirus中和 的潜力	[172]
evACE2	RBD	结合RBD,阻断病毒与ACE2结合	Alpha, Beta, Delta	[173]
ACE2 [W19/Y330] 和ACE2 [W27/Y330]	RBD	结合RBD,阻断病毒与ACE2结合	Omicron	[132]
sACE22.v2.4	RBD	结合RBD,阻断病毒与ACE2结合	Alpha, Beta, Gamma, Delta	[174]
高度硫酸化的线性聚甘油硫酸盐	S蛋白	结合S蛋白,依赖静电相互作用阻止病毒 进入细胞	N501Y、E484K	[175]
联苯苄唑	ACE2	结合残基K353周围的ACE2,阻断ACE2与 病毒结合	Alpha、Beta、Delta、Omicron、 SARS-CoV	[176]
3E8	ACE2	结合ACE2,阻断ACE2与病毒结合	Delta, Omicron	[177]
Avoralstat	TMPRSS2	抑制TMPRSS2以阻止膜融合	N/A	[179]
N-0385	TMPRSS2	抑制TMPRSS2以阻止膜融合	Alpha, Beta, Gamma, Delta	[180]
α1-抗胰蛋白酶	TMPRSS2	抑制TMPRSS2以阻止膜融合	N/A	[181]
EK1、EK1C4和EKL1C	S蛋白	靶向S蛋白S2亚基中保守的HR1区域, 阻止膜融合	Alpha、Gamma、Omicron, N417T、E484K、N501Y、 D614G,SARS-CoV和 MERS-CoV	[182]
金刚烷胺	CTSL	抑制CTSL活性	N/A	[203]
Y180	Mpro	抑制Mpro活性	Alpha, Omicron	[183]
PF-332	Mpro	抑制Mpro活性	Alpha, Beta, Gamma, Delta	[190]
ebselen	Mpro; nsp 14ExoN- nsp10	抑制Mpro活性,抑制具有维持病毒复制保 真度的nsp14ExoN-nsp10	N/A	[186]
GC376	Mpro	抑制Mpro活性	N/A	[187]
Masitinib	Mpro	非共价结合Mpro的结构域I和II,并阻断两 个活性位点的关键催化残基	Alpha、Beta、Gamma	[188]
Coronastat	Mpro	抑制Mpro活性	N/A	[189]
Remdesivir	RdRp	在RdRp活性位点完全掺入了3个Remdesivir 单磷酸盐,部分掺入第4个Remdesivir单磷 酸盐后,阻断RNA易位,抑制延迟链延伸	N/A	[194]
AT-527	RdRp	AT-527进入细胞后转化为三磷酸盐形式AT- 9010,结合到RdRp的三个位点中抑制其核 苷酸转移酶的活性;也可整合到病毒RNA 中,导致立即链终止	N/A	[195]
Suramin	RdRp	一个位点直接阻断RNA模板链的结合,另 一个位点与RdRp催化位点附近的RNA引物 链发生冲突,从而抑制 RdRp 活性	N/A	[198]
Simeprevir	Mpro; RdRp	上调干扰素刺激基因15的表达,抑制Mpro 活性,并与Remdesivir协同抑制RdRp	N/A	[197]
Merafloxacin	程序性-1 核糖体	抑制程序性-1核糖体移码	N/A	[200]

RBD: 受体结合域; NTD: N端结构域; ACE2: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 TMPRSS2: 跨膜蛋白酶丝氨酸2; CTSL: 组织蛋白酶L; Mpro: 主蛋白酶; WT: 武汉野生型病毒株; N/A: 不适用。



图5 COVID-19治疗靶点

A: SARS-CoV-2组织蛋白酶依赖性的内吞途径。B: SARS-CoV-2 TMPRSS2依赖性感染途径。C: SARS-CoV-2增殖过程。

6 结 语

从 SARS-CoV、 MERS-CoV 到 SARS-CoV-2, 冠状病毒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不言而喻, SARS-CoV-2 的高突变率更是为全球疫情防控不断提出挑战,进 一步了解 SARS-CoV-2 的起源和突变特征是预测 COVID-19疫情走向的重要基础。为跟上病毒进化 的脚步,更具有保护性的疫苗和广泛抗冠状病毒功 能的抗体亟待开发和寻找。此外,一些建议可能对 全球防控疫情是有益的。第一,如上文所述,免疫 抑制人群是潜在有害突变的来源,因此,需要根据 人体的免疫情况对人群进行分层管理,免疫抑制人 群包括长期HIV感染人群、患血液系统肿瘤人群、 长期接受免疫抑制剂如糖皮质激素治疗人群(包括 接受器官移植人群、患有风湿性疾病、银屑病和炎 症性肠病等患者),且免疫抑制人群对疫苗的反应 很可能不佳,重在加强对SARS-CoV-2的预防,需 要提高免疫抑制人群和医务工作者的防范意识。对 于感染了SARS-CoV-2的免疫抑制者,则需要加强 隔离措施。第二, SARS-CoV-2载量高时宿主内病 毒的多样性反而低,来自人体的有害突变是否能够

成功传播给其他人还存疑,并且,缺乏环境样本可 能造成系统发育学分析偏倚,这意味着必须重视环 境样本,优化快速检测环境样本的技术手段,关注 环境来源的传播途径,尤其是冷链运输传播病毒。 第三, Omicron 是现在主导的变异体, 较于之前主 导的 Alpha、Beta、Gamma、Delta, Omicron 有着 强大的免疫逃逸能力,从Omicron的发现历程来 看,尽管全球 SARS-CoV-2 测序基因组能通过一些 数据库共享,但是某些资源较少的国家和地区测序 数量不足,很可能漏掉高突变的有害变异体,因 此,国际社会加强对资源较少地区基因组监测的资 金和技术支持应当优先考虑。第四,疫苗的分配问 题一直是焦点问题,首先解决供不应求、国家地区 间分配不均的问题;其次,应当重视影响疫苗效力 的因素,如上文所述的接种间隔时间长短、同源疫 苗和异源疫苗,优先为感染的高危人群确定最佳的 接种方案。第五,物理干预措施效果受到高传播性 变异体的威胁,需要进一步加强物理干预措施,例 如,扩大社交距离,增加佩戴口罩场所如空旷的室 外场所。

参考文献

- Martin D P, Weaver S, Tegally H, et al. The emergence and ongoing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the SARS-CoV-2 N501Y lineages. Cell, 2021, 184(20): 5189-5200
- [2] Diez-Fuertes F, Iglesias-Caballero M, Garcia-Perez J, et al. A founder effect led early SARS-CoV-2 transmission in Spain. J Virol, 2021, 95(3): e01583-01520
- [3] Rochman N D, Wolf Y I, Faure G, et al. Ongoing global and regional adaptive evolution of SARS-CoV-2.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1, 118(29): e2104241118
- [4] Duchene S, Featherstone L, Haritopoulou-Sinanidou M, *et al.* Temporal signal and the phylodynamic threshold of SARS-CoV-2. Virus Evol, 2020, 6(2): veaa061
- [5] Yi K, Kim S Y, Bleazard T, *et al.* Mutational spectrum of SARS-CoV-2 during the global pandemic. Exp Mol Med, 2021, 53(8): 1229-1237
- [6] Di Giorgio S, Martignano F, Torcia M G, et al. Evidence for hostdependent RNA editing in the transcriptome of SARS-CoV-2. Sci Adv, 2020, 6(25): eabb5813
- [7] Graudenzi A, Maspero D, Angaroni F, et al. Mutational signatures and heterogeneous host response revealed via large-scale characterization of SARS-CoV-2 genomic diversity. iScience, 2021, 24(2): 102116
- [8] Forni D, Cagliani R, Pontremoli C, et al. The substitution spectra of coronavirus genomes. Brief Bioinform, 2022, 23(1): bbab382
- [9] Sun J, He W T, Wang L, et al. COVID-19: epidemiology, evolution,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rends Mol Med, 2020, 26(5): 483-495
- [10] Worobey M, Holmes E C. Evolutionary aspects of recombination in RNA viruses. J Gen Virol, 1999, 80(Pt 10): 2535-2543
- [11] Digard P, Lee H M, Sharp C, et al. Intra-genome variability in the dinucleotide composition of SARS-CoV-2. Virus Evol, 2020, 6(2): veaa057
- [12] Wang Y, Zeng J, Zhang C, *et al*. New framework for recombination and adaptive evolution analysis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novel coronavirus SARS-CoV-2. Brief Bioinform, 2021, 22(5): bbab107
- [13] Vlasova A N, Diaz A, Damtie D, *et al.* Novel canine coronavirus isolated from a hospitalized pneumonia patient, east Malaysia. Clin Infect Dis, 2021, 74(3): 446-454
- [14] Di Gioacchino A, Sulc P, Komarova A V, et al. The heterogeneous landscape and early evolution of pathogen-associated CpG dinucleotides in SARS-CoV-2. Mol Biol Evol, 2021, 38(6): 2428-2445
- [15] Takata M A, Gonçalves-Carneiro D, Zang T M, et al. CG dinucleotide suppression enables antiviral defence targeting nonself RNA. Nature, 2017, 550(7674): 124-127
- [16] Xia X. Extreme genomic CpG deficiency in SARS-CoV-2 and evasion of host antiviral defense. Mol Biol Evol, 2020, 37(9): 2699-2705
- [17] Kim D, Lee J Y, Yang J S, et al. The architecture of SARS-CoV-2 transcriptome. Cell, 2020, 181(4): 914-921

- [18] Gupta R, Charron J, Stenger C L, et al. SARS-CoV-2 (COVID-19) structural and evolutionary dynamicome: insights into functional evolution and human genomics. J Biol Chem, 2020, 295(33): 11742-11753
- [19] Gupta K, Toelzer C, Williamson M K, *et al.* Structural insights in cell-type specific evolution of intra-host diversity by SARS-CoV-2. Nat Commun, 2022, **13**(1): 222
- [20] Wang Y, Wang D, Zhang L, et al. Intra-host variation and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SARS-CoV-2 populations in COVID-19 patients. Genome Med, 2021, 13(1): 30
- [21] Weigang S, Fuchs J, Zimmer G, et al. Within-host evolution of SARS-CoV-2 in an immunosuppressed COVID-19 patient as a source of immune escape variants. Nat Commun, 2021, 12(1): 6405
- [22] Cele S, Karim F, Lustig G, *et al.* SARS-CoV-2 prolonged infection during advanced HIV disease evolves extensive immune escape. Cell Host Microbe, 2022, **30**(2): 154-162
- [23] Lythgoe K A, Hall M, Ferretti L, et al. SARS-CoV-2 within-host diversity and transmission. Science, 2021, 372(6539): eabg0821
- [24] Cheng L, Han X, Zhu Z, et al. Functional alterations caused by mutations reflect evolutionary trends of SARS-CoV-2. Brief Bioinform, 2021, 22(2): 1442-1450
- [25] Wang R, Chen J, Wei G W. Mechanisms of SARS-CoV-2 evolution revealing vaccine-resistant mutations in europe and america. J Phys Chem Lett, 2021, 12(49): 11850-11857
- [26] Mccallum M, Walls A C, Sprouse K R, et al. Molecular basis of immune evasion by the Delta and Kappa SARS-CoV-2 variants. Science, 2021, 374(6575): 1621-1626
- [27] Gobeil S M, Henderson R, Stalls V, et al. Structural diversity of the SARS-CoV-2 Omicron spike. Mol Cell, 2022, 82(11): 2050-2068.e6
- [28] Rockett R, Basile K, Maddocks S, et al. Resistance mutations in SARS-CoV-2 Delta variant after sotrovimab use. N Engl J Med, 2022, 386(15): 1477-1479
- [29] Markov P V, Katzourakis A, Stilianakis N I. Antigenic evolution will lead to new SARS-CoV-2 variants with unpredictable severity. Nat Rev Microbiol, 2022, 20(5): 251-252
- [30] Yang Z, Han Y, Ding S, et al. SARS-CoV-2 variants increase kinetic stability of open spike conformations as an evolutionary strategy. mBio, 2022, 13(1): e0322721
- [31] Wrobel A G, Benton D J, Roustan C, *et al*. Evolution of the SARS-CoV-2 spike protein in the human host. Nat Commun, 2022, 13(1): 1178
- [32] Cochin M, Luciani L, Touret F, et al. The SARS-CoV-2 Alpha variant exhibits comparable fitness to the D614G strain in a Syrian hamster model. Commun Biol, 2022, 5(1): 225
- [33] Motozono C, Toyoda M, Zahradnik J, et al. SARS-CoV-2 spike L452R variant evades cellular immunity and increases infectivity. Cell Host Microbe, 2021, 29(7): 1124-1136
- [34] Li J, Wu Y N, Zhang S, *et al.* Deep learning based on biologically interpretable genome representation predicts two types of human adaptation of SARS-CoV-2 variants. Brief Bioinform, 2022,

23(3): bbac036

- [35] Touret F, Luciani L, Baronti C, *et al.* Replicative fitness of a SARS-CoV-2 20I/501Y. V1 variant from lineage B. 1.1.7 in human reconstituted bronchial epithelium. mBio, 2021, **12**(4): e0085021
- [36] Port J R, Yinda C K, Avanzato V A, et al. Increased small particle aerosol transmission of B. 1.1.7 compared with SARS-CoV-2 lineage A *in vivo*. Nat Microbiol, 2022, 7(2): 213-223
- [37] Lyngse F P, Molbak K, Skov R L, et al. Increased transmissibility of SARS-CoV-2 lineage B. 1.1.7 by age and viral load. Nat Commun, 2021, 12(1): 7251
- [38] Ulrich L, Halwe N J, Taddeo A, *et al*. Enhanced fitness of SARS-CoV-2 variant of concern Alpha but not Beta. Nature, 2022, 602(7896): 307-313
- [39] Plante J A, Mitchell B M, Plante K S, et al. The variant gambit: COVID-19's next move. Cell Host Microbe, 2021, 29(4): 508-515
- [40] Faria N R, Mellan T A, Whittaker C, et al. Genomics and epidemiology of the P. 1 SARS-CoV-2 lineage in Manaus, Brazil. Science, 2021, 372(6544): 815-821
- [41] Han P, Li L, Liu S, et al. Receptor binding and complex structures of human ACE2 to spike RBD from omicron and delta SARS-CoV-2. Cell, 2022, 185(4): 630-640
- [42] Hart W S, Miller E, Andrews N J, et al. Generation time of the alpha and delta SARS-CoV-2 variants: an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Lancet Infect Dis, 2022, 22(5): 603-610
- [43] Li B, Deng A, Li K, et al. Viral infection and transmission in a large, well-traced outbreak caused by the SARS-CoV-2 Delta variant. Nat Commun, 2022, 13(1): 460
- [44] Despres H W, Mills M G, Shirley D J, et al. Measuring infectious SARS-CoV-2 in clinical samples reveals a higher viral titer: RNA ratio for Delta and Epsilon vs. Alpha variant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2, 119(5): e2116518119
- [45] Mlcochova P, Kemp S A, Dhar M S, *et al.* SARS-CoV-2 B.1.617.2
 Delta variant replication and immune evasion. Nature, 2021, 599(7883): 114-119
- [46] Zhao H, To K K W, Lam H, et al. Cross-linking peptide and repurposed drugs inhibit both entry pathways of SARS-CoV-2. Nat Commun, 2021, 12(1): 1517
- [47] Dejnirattisai W, Zhou D, Supasa P, *et al*. Antibody evasion by the P.1 strain of SARS-CoV-2. Cell, 2021, **184**(11): 2939-2954
- [48] Mannar D, Saville J W, Zhu X, et al.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antibody evasion and cryo-EM structure of spike protein-ACE2 complex. Science, 2022, 375(6582): 760-764
- [49] Nyberg T, Twohig K A, Harris R J, et al. Risk of hospital admission for patients with SARS-CoV-2 variant B. 1.1.7: cohort analysis. BMJ,2021,373:n1412
- [50] Pajon R, Paila Y D, Girard B, et al. Initial analysis of viral dynamics and circulating viral variants during the mRNA-1273 Phase 3 COVE trial. Nat Med, 2022, 28(4): 823-830
- [51] Dorp C H V, Goldberg E E, Hengartner N, *et al.* Estimating the strength of selection for new SARS-CoV-2 variants. Nat Commun, 2021, 12(1): 7239
- [52] Liu Y, Liu J, Johnson B A, et al. Delta spike P681R mutation

enhances SARS-CoV-2 fitness over Alpha variant. Cell Rep, 2022, **39**(7): 110829

- [53] Zhang Y, Zhang T, Fang Y, et al. SARS-CoV-2 spike L452R mutation increases Omicron variant fusogenicity and infectivity as well as host glycolysis.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2, 7(1):76
- [54] Munster V J, Flagg M, Singh M, et al. Subtle differences in the pathogenicity of SARS-CoV-2 variants of concern B. 1.1.7 and B.1.351 in rhesus macaques. Sci Adv, 2021, 7(43): eabj3627
- [55] Radvak P, Kwon H J, Kosikova M, et al. SARS-CoV-2 B. 1.1.7 (alpha) and B. 1.351 (beta) variants induce pathogenic patterns in K18-hACE2 transgenic mice distinct from early strains. Nat Commun, 2021, 12(1): 6559
- [56] Twohig K A, Nyberg T, Zaidi A, et al. Hospital admission and emergency care attendance risk for SARS-CoV-2 delta (B.1.617.2) compared with alpha (B.1.1.7) variants of concern: a cohort study. Lancet Infect Dis, 2022, 22(1): 35-42
- [57] Saito A, Irie T, Suzuki R, et al. Enhanced fusogenicity and pathogenicity of SARS-CoV-2 Delta P681R mutation. Nature, 2022, 602(7896): 300-306
- [58] Maslo C, Friedland R, Toubkin M,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south africa during the COVID-19 Omicron wave compared with previous waves. JAMA, 2022, 327(6): 583-584
- [59] Nyberg T, Ferguson N M, Nash S G, et 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isks of hospitalisation and death associated with SARS-CoV-2 omicron (B. 1.1.529) and delta (B. 1.617.2) variants in England: a cohort study. Lancet, 2022, **399**(10332): 1303-1312
- [60] Martin D P, Lytras S, Lucaci A G, et al. Selection analysis identifies clusters of unusual mutational changes in Omicron lineage BA. 1 that likely impact spike function. Mol Biol Evol, 2022, 39(4): msac061
- [61] Du X, Tang H, Gao L, *et al.* Omicron adopts a different strategy from Delta and other variants to adapt to host.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2, 7(1):45
- [62] Zeng C, Evans J P, Qu P, et al. Neutralization and stability of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bioRxiv, 2021. http://doi.org/10.1101/ 2021.12.16.472934
- [63] Ye G, Liu B, Li F. Cryo-EM structure of a SARS-CoV-2 omicron spike protein ectodomain. Nat Commun, 2022, 13(1): 1214
- [64] Cui Z, Liu P, Wang N, et al.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s of infectivity and immune evasion of SARS-CoV-2 Omicron. Cell, 2022, 185(5): 860-871
- [65] Zhang X, Wu S, Wu B, et al. SARS-CoV-2 Omicron strain exhibits potent capabilities for immune evasion and viral entrance.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1, 6(1): 430
- [66] Braga L, Ali H, Secco I, et al. Drugs that inhibit TMEM16 proteins block SARS-CoV-2 spike-induced syncytia. Nature, 2021, 594(7861): 88-93
- [67] Zhang Z, Zheng Y, Niu Z, et al. SARS-CoV-2 spike protein dictates syncytium-mediated lymphocyte elimination. Cell Death Differ, 2021, 28(9): 2765-2777

- 2022: 49 (10)
- [68] Wolter N, Jassat W, Walaza S, et al. Early assessment of the clinical severity of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in South Africa: a data linkage study. Lancet, 2022, 399(10323): 437-446
- [69] Sigal A. Milder disease with Omicron: is it the virus or the preexisting immunity?. Nat Rev Immunol, 2022, 22(2): 69-71
- [70] Zhao H, Lu L, Peng Z, et al.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shows less efficient replication and fusion activity when compared with Delta variant in TMPRSS2-expressed cells. Emerg Microbes Infect, 2022, 11(1): 277-283
- [71] Escalera A, Gonzalez-Reiche A S, Aslam S, et al. Mutations in SARS-CoV-2 variants of concern link to increased spike cleavage and virus transmission. Cell Host Microbe, 2022, 30(3):373-387
- [72] Meng B, Abdullahi A, Ferreira I, et al. Altered TMPRSS2 usage by SARS-CoV-2 Omicron impacts tropism and fusogenicity. Nature, 2022, 603(7902): 706-714
- [73] Zhou R, To K K, Peng Q, et al. Vaccine-breakthrough infection by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elicits broadly cross-reactive immune responses. Clin Transl Med, 2022, 12(1): e720
- Choi S J, Kim D U, Noh J Y, et al. T cell epitopes in SARS-CoV-2 [74] proteins are substantially conserved in the Omicron variant. Cell Mol Immunol, 2022, 19(3): 447-448
- [75] Tarke A, Coelho C H, Zhang Z, et al. SARS-CoV-2 vaccination induces immunological T cell memory able to cross-recognize variants from Alpha to Omicron. Cell, 2022, 185(5): 847-859
- [76] Bojkova D, Widera M, Ciesek S, et al. Reduced interferon antagonism but similar drug sensitivity in Omicron variant compared to Delta variant of SARS-CoV-2 isolates. Cell Res, 2022, 32(3): 319-321
- [77] Shastri J, Parikh S, Aggarwal V, et al. Severe SARS-CoV-2 breakthrough reinfection with Delta variant after recovery from breakthrough infection by Alpha variant in a fully vaccinated health worker. Front Med, 2021, 8: 737007
- Kaplonek P, Cizmeci D, Fischinger S, et al. Subtle immunological [78] differences in mRNA-1273 and BNT162b2 COVID-19 vaccine induced Fc-functional profiles. bioRxiv, 2021. http://doi. org/ 10.1101/2021.08.31.458247
- [79] Hammerschmidt S I, Bosnjak B, Bernhardt G, et al. Neutralization of the SARS-CoV-2 Delta variant after heterologous and homologous BNT162b2 or ChAdOx1 nCoV-19 vaccination. Cell Mol Immunol, 2021, 18(10): 2455-2456
- [80] Chen X, Azman A S, Lu W, et al. Prediction of vaccine efficacy of the Delta variant. medRxiv, 2021. doi: 10.1101/ 2021.08.26.21262699
- [81] Zani A, Caccuri F, Messali S, et al. Serosurvey in BNT162b2 vaccine-elicited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gainst authentic B. 1, B.1.1.7, B.1.351, B.1.525 and P.1 SARS-CoV-2 variants. Emerg Microbes Infect, 2021, 10(1): 1241-1243
- [82] Planas D, Veyer D, Baidaliuk A, et al. Reduced sensitivity of SARS-CoV-2 variant Delta to antibody neutralization. Nature, 2021, 596(7871): 276-280
- [83] Gruell H, Vanshylla K, Tober-Lau P, et al. mRNA booster immunization elicits potent neutralizing serum activity against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Nat Med, 2022, 28(3): 477-480

- [84] Obeid M, Suffiotti M, Pellaton C, et al. Humoral responses against variants of concern by COVID-19 mRNA vaccines in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JAMA Oncol, 2022, 8(5): e220446
- [85] Lauring A S, Tenforde M W, Chappell J D, et al. Clinical severity of, and effectiveness of mRNA vaccines against, COVID-19 from omicron, delta, and alpha SARS-CoV-2 vari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BMJ, 2022, 376: e069761
- [86] Debes A K, Xiao S, Egbert E R, et al. Comparison of total and neutralizing SARS-CoV-2 spike antibodies against omicron and other variants in paired samples after two or three doses of mRNA vaccine. medRxiv, 2022. doi: 10.1101/2022.01.26.22269819
- [87] Zhang W, Huang L, Ye G, et al. Vaccine booster efficiently inhibits entry of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Cell Mol Immunol, 2022, 19(3): 445-446
- [88] Xue J B, Lai D Y, Jiang H W, et al. Landscape of the RBD-specific IgG, IgM, and IgA responses triggered by the inactivated virus vaccine against the Omicron variant. Cell Discov, 2022, 8(1): 15
- Yu X, Wei D, Xu W, et al. Reduced sensitivity of SARS-CoV-2 [89] Omicron variant to antibody neutralization elicited by booster vaccination. Cell Discov, 2022, 8(1): 4
- [90] Pajon R, Doria-Rose N A, Shen X, et al.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neutralization after mRNA-1273 booster vaccination. N Engl J Med, 2022, 386(11): 1088-1091
- [91] Accorsi E K, Britton A, Fleming-Dutra K E,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3 doses of mRNA COVID-19 vaccine and symptomatic infection caused by the SARS-CoV-2 Omicron and Delta variants. JAMA, 2022, 327(7): 639-651
- [92] Zou J, Xia H, Xie X, et al. Neutralization against Omicron SARS-CoV-2 from previous non-Omicron infection. Nat Commun, 2022, 13(1):852
- [93] Khan K, Karim F, Cele S, et al. Omicron infection of vaccinated individuals enhances neutralizing immunity against the Delta variant. medRxiv, 2022. doi: 10.1101/2021.12.27.21268439
- [94] Ju B, Zhou B, Song S, et al. Potent antibody immunity to SARS-CoV-2 variants elicited by a third dose of inactivated vaccine. Clin Transl Med, 2022, 12(2): e732
- Kuhlmann C, Mayer C K, Claassen M, et al. Breakthrough [95] infections with SARS-CoV-2 omicron despite mRNA vaccine booster dose. Lancet, 2022, 399(10325): 625-626
- [96] Collier Ai-Ris Y, Brown Catherine M, Mcmahan Katherine A,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immune responses in fully vaccinated individuals following breakthrough infection with the SARS-CoV-2 delta variant. Sci Transl Med, 2022, 7(5): e155944
- [97] Tay M Z, Rouers A, Fong S W, et al. Decreased memory B cell frequencies in COVID-19 delta variant vaccine breakthrough infection. EMBO Mol Med, 2022, 14(3): e15227
- [98] Parry H, Mcilroy G, Bruton R, et al. Impaired neutralisation of SARS-CoV-2 delta variant in vaccinated patients with B cell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aemia. J Hematol Oncol, 2022, 15(1): 3
- [99] Henriquez S, Zerbit J, Bruel T, et al. Anti-CD38 therapy impairs SARS-CoV-2 vaccine response against alpha and delta variant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Blood, 2022, 139(6): 942-946

- [100] Garcia-Beltran W F, St Denis K J, Hoelzemer A, et al. mRNAbased COVID-19 vaccine boosters induce neutralizing immunity against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Cell, 2022, 185(3): 457-466
- [101] Rossler A, Riepler L, Bante D, et al.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neutralization in serum from vaccinated and convalescent persons. N Engl J Med, 2022, 386(7): 698-700
- [102] Hoffmann M, Kruger N, Schulz S, et al. The Omicron variant is highly resistant against antibody-mediated neutr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control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Cell, 2022, 185(3): 447-456
- [103] Zhao X, Li D, Ruan W, et al. Effects of a prolonged booster interval on neutralization of Omicron variant. N Engl J Med, 2022, 386(9): 894-896
- [104] Simon-Loriere E, Schwartz O. Towards SARS-CoV-2 serotypes?. Nat Rev Microbiol, 2022, 20(4): 187-188
- [105] Moriyama S, Adachi Y, Sato T, et al. Temporal maturation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in COVID-19 convalescent individuals improves potency and breadth to circulating SARS-CoV-2 variants. Immunity, 2021, 54(8): 1841-1852
- [106] Noh J Y, Jeong H W, Kim J H, et al. T cell-oriented strategies for controll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Nat Rev Immunol, 2021, 21(11): 687-688
- [107] Riou C, Keeton R, Moyo-Gwete T, et al. Escape from recognition of SARS-CoV-2 variant spike epitopes but overall preservation of T cell immunity. Sci Transl Med, 2021, 14(631): eabj6824
- [108] Heithoff D M, Barnes L T, Mahan S P, et al. Assessment of a smartphone-based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assay for detection of SARS-CoV-2 and influenza viruses. JAMA Netw Open, 2022, 5(1): e2145669
- [109] La Rosa G, Mancini P, Bonanno Ferraro G, et al. Rapid screening for SARS-CoV-2 variants of concern in clinical and environmental samples using nested RT-PCR assays targeting key mutations of the spike protein. Water Res, 2021, 197: 117104
- [110] Bezerra M F, Machado L C, De Carvalho V, et al. A Sanger-based approach for scaling up screening of SARS-CoV-2 variants of interest and concern. Infect Genet Evol, 2021, 92: 104910
- [111] Kumar M, Gulati S, Ansari A H, *et al.* FnCas9-based CRISPR diagnostic for rapid and accurate detection of major SARS-CoV-2 variants on a paper strip. Elife, 2021, **10**: e67130
- [112] Graber T E, Mercier E, Bhatnagar K, et al. Near real-time determination of B. 1.1.7 in proportion to total SARS-CoV-2 viral load in wastewater using an allele-specific primer extension PCR strategy. Water Res, 2021, 205: 117681
- [113] Banada P, Green R, Banik S, et al. A simple reverse transcriptase PCR melting-temperature assay to rapidly screen for widely circulating SARS-CoV-2 variants. J Clin Microbiol, 2021, 59(10): e0084521
- [114] Jiang L, Guo Y, Yu H, *et al.* Detecting SARS-CoV-2 and its variant strains with a full genome tiling array. Brief Bioinform, 2021, 22(6): bbab213

- [115] Crits-Christoph A, Kantor Rose S, Olm Matthew R, et al. Genome sequencing of sewage detects regionally prevalent SARS-CoV-2 variants. mBio, 2021, 12(1): e02703-e02720
- [116] De Puig H, Lee R A, Najjar D, et al. Minimally instrumented SHERLOCK (miSHERLOCK) for CRISPR-based point-of-care diagnosis of SARS-CoV-2 and emerging variants. Sci Adv, 2021, 7(32): eabh2944
- [117] He C, Lin C, Mo G, et al. Rapid and accurate detection of SARS-CoV-2 mutations using a Cas12a-based sensing platform. Biosens Bioelectron, 2022, 198: 113857
- [118] Ooi K H, Liu M M, Tay J W D, et al. An engineered CRISPR-Cas12a variant and DNA-RNA hybrid guides enable robust and rapid COVID-19 testing. Nat Commun, 2021, 12(1): 1739
- [119] Liang Y, Lin H, Zou L, et al. CRISPR-Cas12a-based detection for the major SARS-CoV-2 variants of concern. Microbiol Spectr, 2021,9(3): e0101721
- [120] Ali Z, Sanchez E, Tehseen M, et al. Bio-SCAN: a CRISPR/dCas9based lateral flow assay for rapid, specific, and sensitive detection of SARS-CoV-2. ACS Synth Biol, 2022, 11(1): 406-419
- [121] Welch N L, Zhu M, Hua C, et al. Multiplexed CRISPR-based microfluidic platform for clinical testing of respiratory virus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SARS-CoV-2 variants. Nat Med, 2022, 28(5): 1083-1094
- [122] Hale R, Crowley P, Dervisevic S, et al.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x tandem PCR (MT-PCR)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emerging SARS-CoV-2 variants. Viruses, 2021, 13(10): 2028
- [123] Zhao F, Lu J, Lu B, et al. A novel strategy for the detection of SARS-CoV-2 variants based on multiplex PCR-mass spectrometry minisequencing technology. Microbiol Spectr, 2021, 9(3): e0126721
- [124] Jamwal V L, Kumar N, Bhat R, et al. Optimization and validation of RT-LAMP assay for diagnosis of SARS-CoV2 including the globally dominant Delta variant. Virol J, 2021, 18(1): 178
- [125] Schneider F S, Molina L, Picot M C, et al. Performances of rapid and connected salivary RT-LAMP diagnostic test for SARS-CoV-2 infection in ambulatory screening. Sci Rep, 2022, 12(1): 2843
- [126] Mahas A, Wang Q, Marsic T, et al. A novel miniature CRISPR-Cas13 system for SARS-CoV-2 diagnostics. ACS Synth Biol, 2021, 10(10): 2541-2551
- [127] Cherkaoui D, Huang D, Miller B S, *et al.* Harnessing 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 for rapid multi-gene detection of SARS-CoV-2 in resource-limited settings. Biosens Bioelectron, 2021, 189: 113328
- [128] Peeling R W, Olliaro P L, Boeras D I, et al. Scaling up COVID-19 rapid antigen tests: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Lancet Infect Dis, 2021, 21(9): e290-e295
- [129] Jian M J, Chung H Y, Chang C K, et al. SARS-CoV-2 variants with T135I nucleocapsid mutations may affect antigen test performance. Int J Infect Dis, 2022, 114: 112-114
- [130] Barrera-Avalos C, Luraschi R, Vallejos-Vidal E, et al. The rapid antigen detection test for SARS-CoV-2 underestimat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VID-19 positive cases and compromises the

·1842·

diagnosis of the SARS-CoV-2 (K417N/T, E484K, and N501Y) variants. Front Public Health, 2021, **9**: 780801

- [131] Kwon J, Ko E, Cho S-Y, *et al.* Bean extract-based gargle for efficient diagnosis of active COVID-19 infection using rapid antigen tests. Microbiol Spectr, 2022, **10**(1): e01614-e01621
- [132] Lin S, Chen Z, Zhang X,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SARS-CoV-2 Omicron spike RBD reveal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tability, severe evasion of neutralizing-antibody recognition but unaffected engagement by decoy ACE2 modified for enhanced RBD binding.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2, 7(1): 56
- [133] Laurini E, Marson D, Aulic S, et al. Molecular rationale for SARS-CoV-2 spike circulating mutations able to escape bamlanivimab and etesevimab monoclonal antibodies. Sci Rep, 2021, 11(1): 20274
- Starr T N, Greaney A J, Dingens A S, *et al*. Complete map of SARS-CoV-2 RBD mutations that escape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LY-CoV555 and its cocktail with LY-CoV016. Cell Rap Med, 2021, 2(4): 100255
- [135] Westendorf K, Zentelis S, Wang L, et al. LY-CoV1404 (bebtelovimab) potently neutralizes SARS-CoV-2 variants. Cell Rep, 2022, 39(7): 110812
- [136] Flahault A, Touchard J, Péré H, et al. Breakthrough omicron COVID-19 infections in patients receiving the REGEN-Cov antibody combination. Kidney Int, 2022, 101(4): 824-825
- [137] Duan X, Shi R, Liu P, et al. A non-ACE2-blocking neutralizing antibody against Omicron-included SARS-CoV-2 variants.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2, 7(1):23
- [138] Vanblargan L A, Errico J M, Halfmann P J, et al. An infectious SARS-CoV-2 B.1.1.529 Omicron virus escapes neutralization by therapeutic monoclonal antibodies. Nat Med, 2022, 28(3): 490-495
- [139] Sun C, Kang Y F, Liu Y T, et al. Parallel profiling of antigenicity alteration and immune escape of SARS-CoV-2 Omicron and other variants.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2, 7(1): 42
- [140] Mccallum M, Czudnochowski N, Rosen L E, et al. Structural basis of SARS-CoV-2 Omicron immune evasion and receptor engagement. Science, 2022, 375(6583): 864-868
- [141] Iketani S, Liu L, Guo Y, et al. Antibody evasion properties of SARS-CoV-2 Omicron sublineages. Nature, 2022, 604(7906): 553-556
- [142] Sun D, Sang Z, Kim Y J, et al. Potent neutralizing nanobodies resist convergent circulating variants of SARS-CoV-2 by targeting diverse and conserved epitopes. Nat Commun, 2021, 12(1):4676
- [143] Qiang M, Ma P, Li Y, *et al.*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o SARS-CoV-2 selected from a human antibody library constructed decades ago. Adv Sci (Weinh), 2022, 9(1): e2102181
- [144] Wang X, Chen X, Tan J, et al. 35B5 antibody potently neutralizes SARS-CoV-2 Omicron by disrupting the N-glycan switch via a conserved spike epitope. Cell Host Microbe, 2022, 30(6):887-895
- [145] Ju B, Zheng Q, Guo H, et al. Immune escape by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and structural basis of its effective neutralization by a broad neutralizing human antibody VacW-209. Cell Res,

2022, 32(5): 491-494

- [146] Yang Z, Wang Y, Jin Y, et al. A non-ACE2 competing human single-domain antibody confers broad neutralization against SARS-CoV-2 and circulating variants.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1, 6(1): 378
- [147] Peng L, Hu Y, Mankowski M C, et al. Monospecific and bispecific monoclonal SARS-CoV-2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hat maintain potency against B.1.617. Nat Commun, 2022, 13(1): 1638
- [148] Pinto D, Sauer M M, Czudnochowski N, et al. Broad betacoronavirus neutralization by a stem helix-specific human antibody. Science, 2021, 373(6559): 1109-1116
- [149] Suryadevara N, Shrihari S, Gilchuk P, et al. Neutralizing and protective human monoclonal antibodies recognizing the Nterminal domain of the SARS-CoV-2 spike protein. Cell, 2021, 184(9):2316-2331
- [150] Ma H, Guo Y, Tang H, et al. Broad ultra-potent neutralization of SARS-CoV-2 variants by monoclonal antibodies specific to the tip of RBD. Cell Discov, 2022, 8(1): 16
- [151] Geng J, Chen L, Yuan Y, et al. CD147 antibody spec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inhibits infection and cytokine storm of SARS-CoV-2 and its variants Delta, Alpha, Beta, and Gamma.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1, 6(1): 347
- [152] Yamin R, Jones A T, Hoffmann H H, et al. Fc-engineered antibody therapeutics with improved anti-SARS-CoV-2 efficacy. Nature, 2021, 599(7885): 465-470
- [153] Ku Z, Xie X, Hinton P R, et al. Nasal delivery of an IgM offers broad protection from SARS-CoV-2 variants. Nature, 2021, 595(7869):718-723
- [154] Du S, Liu P, Zhang Z, et al. Structures of SARS-CoV-2 B.1.351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provide insights into cocktail design against concerning variants. Cell Res, 2021, 31(10): 1130-1133
- [155] Dussupt V, Sankhala R S, Mendez-Rivera L, et al. Low-dose in vivo protection and neutralization across SARS-CoV-2 variants by monoclonal antibody combinations. Nat Immunol, 2021, 22(12): 1503-1514
- [156] Cho H, Gonzales-Wartz K K, Huang D, et al. Bispecific antibodies targeting distinct regions of the spike protein potently neutralize SARS-CoV-2 variants of concern. Sci Transl Med, 2021, 13(616): eabj5413
- [157] Hanke L, Das H, Sheward D J, et al. A bispecific monomeric nanobody induces spike trimer dimers and neutralizes SARS-CoV-2 in vivo. Nat Commun, 2022, 13(1): 155
- [158] Li C, Zhan W, Yang Z, et al. Broad neutralization of SARS-CoV-2 variants by an inhalable bispecific single-domain antibody. Cell, 2022, 185(8): 1389-1401
- [159] Li T, Xue W, Zheng Q, et al. Cross-neutralizing antibodies bind a SARS-CoV-2 cryptic site and resist circulating variants. Nat Commun, 2021, 12(1): 5652
- [160] Gorchakov AA, Kulemzin SV, Guselnikov SV, et al. Isolation of a panel of ultra-potent human antibodies neutralizing SARS-CoV-2 and viral variants of concern. Cell Discov, 2021, 7(1): 96
- [161] Huang K A, Zhou D, Tan T K, et al. Structures and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anti-RBD human monoclonal antibodies against SARS-CoV-2. Theranostics, 2022, **12**(1): 1-17

- [162] Li T, Cai H, Zhao Y, et al. Uncovering a conserved vulnerability site in SARS-CoV-2 by a human antibody. EMBO Mol Med, 2021, 13(12): e14544
- [163] Chi X, Guo Y, Zhang G, et al. Broadly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gainst Omicron-included SARS-CoV-2 variants induced by vaccination.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2, 7(1): 139
- [164] Li Z, Li S, Zhang G, et al. An engineered bispecific human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SARS-CoV-2. Nat Immunol, 2022, 23(3):423-430
- [165] Wu Y, Li C, Xia S,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single-domain antibodies against SARS-CoV-2. Cell Host Microbe, 2020, 27(6): 891-898
- [166] Wang Y, Liu M, Shen Y, et al. Novel sarbecovirus bispecific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with exceptional breadth and potency against currently circulating SARS-CoV-2 variants and sarbecoviruses. Cell Discov, 2022, 8(1): 36
- [167] Pymm P, Adair A, Chan L J, et al. Nanobody cocktails potently neutralize SARS-CoV-2 D614G N501Y variant and protect mic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1, 118(19): e2101918118
- [168] Hong J, Kwon H J, Cachau R, et al. Dromedary camel nanobodies broadly neutralize SARS-CoV-2 variant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2, 119(18): e2201433119
- [169] Hanke L, Sheward D J, Pankow A, et al. Multivariate mining of an alpaca immune repertoire identifies potent cross-neutralizing SARS-CoV-2 nanobodies. SciAdv, 2022, 8(12): eabm0220
- [170] Schepens B, Van Schie L, Nerinckx W, et al. An affinity-enhanced, broadly neutralizing heavy chain-only antibody protects against SARS-CoV-2 infection in animal models. Sci Transl Med, 2021, 13(621): eabi7826
- [171] Cai X, Chen M, Prominski A, et al. A multifunctional neutralizing antibody-conjugated nanoparticle inhibits and inactivates SARS-CoV-2. Adv Sci (Weinh), 2022, 9(2): e2103240
- [172] Park Y J, De Marco A, Starr T N, et al. Antibody-mediated broad sarbecovirus neutralization through ACE2 molecular mimicry. Science, 2022, 375(6579): 449-454
- [173] El-Shennawy L, Hoffmann A D, Dashzeveg N K, et al. Circulating ACE2-expressing extracellular vesicles block broad strains of SARS-CoV-2. Nat Commun, 2022, 13(1): 405
- [174] Zhang L, Dutta S, Xiong S, et al. Engineered ACE2 decoy mitigates lung injury and death induced by SARS-CoV-2 variants. Nat Chem Biol, 2022, 18(3): 342-351
- [175] Nie C, Pouyan P, Lauster D, et al. Polysulfates block SARS-CoV-2 uptake through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s. Angew Chem Int Ed Engl, 2021, 60(29): 15870-15878
- [176] Taha Z, Arulanandam R, Maznyi G,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FDAapproved Bifonazole as SARS-CoV-2 blocking agent following a bioreporter drug screen. Mol Ther, 2022, 30(9):2998-3016
- [177] Ou J, Zhang Y, Wang Y, et al. ACE2-Targeting antibody suppresses SARS-CoV-2 Omicron and Delta variants.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2, 7(1): 43

- [178] Mahoney M, Damalanka V C, Tartell M A, et al. A novel class of TMPRSS2 inhibitors potently block SARS-CoV-2 and MERS-CoV viral entry and protect human epithelial lung cell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1, 118(43): e2108728118
- [179] Sun Y J, Velez G, Parsons D E, et al. Structure-based phylogeny identifies avoralstat as a TMPRSS2 inhibitor that prevents SARS-CoV-2 infection in mice. J Clin Invest, 2021, 131(10): e147973
- [180] Shapira T, Monreal I A, Dion S P, et al. A TMPRSS2 inhibitor acts as a pan-SARS-CoV-2 prophylactic and therapeutic. Nature, 2022, 605(7909): 340-348
- [181] Wettstein L, Weil T, Conzelmann C, et al. Alpha-1 antitrypsin inhibits TMPRSS2 protease activity and SARS-CoV-2 infection. NatCommun, 2021, 12(1): 1726
- [182] Xia S, Chan J F, Wang L, et al. Peptide-based pan-CoV fusion inhibitors maintain high potency against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Cell Res, 2022, 32(4):404-406
- [183] Quan B X, Shuai H, Xia A J, *et al.* An orally available M(pro) inhibitor is effective against wild-type SARS-CoV-2 and variants including Omicron. Nat Microbiol, 2022, 7(5): 716-725
- [184] Jin Z, Du X, Xu Y, et al. Structure of Mpro from SARS-CoV-2 and discovery of its inhibitors. Nature, 2020, 582(7811): 289-293
- [185] Owen D R, Allerton C M N, Anderson A S, et al. An oral SARS-CoV-2 M(pro) inhibitor clinical candidate for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Science, 2021, 374(6575): 1586-1593
- [186] Baddock H T, Brolih S, Yosaatmadja Y,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ARS-CoV-2 ExoN (nsp14ExoN-nsp10) complex: implications for its role in viral genome stability and inhibitor identification. Nucleic Acids Res, 2022, 50(3): 1484-1500
- [187] Dampalla C S, Zheng J, Perera K D, et al. Postinfection treatment with a protease inhibitor increases survival of mice with a fatal SARS-CoV-2 infec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1, 118(29): e2101555118
- [188] Drayman N, Demarco J K, Jones K A, et al. Masitinib is a broad coronavirus 3CL inhibitor that blocks replication of SARS-CoV-2. Science, 2021, 373(6557): 931-936
- [189] Liu H, Iketani S, Zask A, *et al.* Development of optimized druglike small molecule inhibitors of the SARS-CoV-2 3CL protease for treatment of COVID-19. Nat Commun, 2022, 13(1): 1891
- [190] Abdelnabi R, Foo C S, Jochmans D, et al. The oral protease inhibitor (PF-07321332) protects Syrian hamsters against infection with SARS-CoV-2 variants of concern. Nat Commun, 2022, 13(1): 719
- [191] Luttens A, Gullberg H, Abdurakhmanov E, et al. Ultralarge virtual screening identifies SARS-CoV-2 main protease inhibitors with broad-spectrum activity against coronaviruses. J Am Chem Soc, 2022, 144(7): 2905-2920
- [192] Aliyari S R, Ghaffari A A, Pernet O, et al. Suppressing fatty acid synthase by type I interferon and chemical inhibitors as a broad spectrum anti-viral strategy against SARS-CoV-2. Acta Pharm Sin B, 2022, 12(4): 1624-1635
- [193] Prelli Bozzo C, Nchioua R, Volcic M, et al. IFITM proteins promote SARS-CoV-2 infection and are targets for virus inhibition

in vitro. Nat Commun, 2021, **12**(1): 4584

- [194] Bravo J P K, Dangerfield T L, Taylor D W, et al. Remdesivir is a delayed translocation inhibitor of SARS-CoV-2 replication. Mol Cell, 2021, 81(7): 1548-1552
- [195] Shannon A, Fattorini V, Sama B, et al. A dual mechanism of action of AT-527 against SARS-CoV-2 polymerase. Nat Commun, 2022, 13(1): 621
- [196] Li Q, Yi D, Lei X, et al. Corilagin inhibits SARS-CoV-2 replication by targeting viral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Acta Pharm Sin B, 2021, 11(6): 1555-1567
- [197] Lo H S, Hui K P Y, Lai H M, et al. Simeprevir potently suppresses SARS-CoV-2 replication and synergizes with Remdesivir. ACS Cent Sci, 2021, 7(5): 792-802
- [198] Yin W, Luan X, Li Z, et al. Structural basis for inhibition of the SARS-CoV-2 RNA polymerase by suramin. Nat Struct Mol Biol, 2021, 28(3): 319-325
- [199] Melidis L, Hill H J, Coltman N J, et al. Supramolecular cylinders

target bulge structures in the 5' UTR of the RNA genome of SARS-CoV-2 and inhibit viral replication. Angew Chem Int Ed Engl, 2021, **60**(33): 18144-18151

·1845·

- [200] Sun Y, Abriola L, Niederer R O, et al. Restriction of SARS-CoV-2 replication by targeting programmed -1 ribosomal frameshifting.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1, 118(26): e2023051118
- [201] Vangeel L, Chiu W, De Jonghe S, et al. Remdesivir, Molnupiravir and Nirmatrelvir remain active against SARS-CoV-2 Omicron and other variants of concern. Antiviral Res, 2022, 198: 105252
- [202] Chen R, Zhang X, Yuan Y, et al. Development of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 -conjugated nanoparticle vaccines with broad neutralization against SARS-CoV-2 Delta and other variants. Adv Sci (Weinh), 2022, 9(11): e2105378
- [203] Zhao M M, Yang W L, Yang F Y, et al. Cathepsin L plays a key role in SARS-CoV-2 infection in humans and humanized mice and is a promising target for new drug development.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1, 6(1): 134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ARS-CoV-2 Variants on Globa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U Er-Ya^{1,2,3)}, ZHOU Min^{1,2,3)}, ZENG Wen-Hui^{1,2,3)}, LUO Yan^{1,2,3)}, YAN Zi-Dong^{1,2,3)}, MA Jian^{1,2,3)**}

(¹⁾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8, China;

²⁾NHC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Changsha 410078, China;

³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Cancer Invasion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ngsha 410078, China)

Graphical abstract



Abstract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caused by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has posed a serious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The SARS-COV-2 gene continues to mutate in COVID-19 outbreaks. Mutation mainly manifests in 3 forms: point mutation, gene recombination and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Viral mutations are driven by multiple factors, with mutation rates modulated at 3 levels, the nature of virus, host-virus interactions and natural selection.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the global novel coronavirus genome and the protection of immunosuppressed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National University Student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 (2204170210) and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2073261).

^{**} Corresponding author.

Tel: 86-731-84805443, E-mail: majian@csu.edu.cn

Received: March 17, 2022 Accepted: June 8, 2022

populations. In the early stage of virus evolution, the mutant strains exhibit greater transmissibility and less virulence than the wild-type strain, although 5 variants of concern (VOCs) showed different stability, transmission capacity, adaptability and pathogenicity. So physical interventions ne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s herd immunity is established, novel mutant strains tend to mutate against vaccines and antibodies. In that case, VOCs, especially the prevailing Omicron variant, bring challenges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worldwide. The existing and potential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pproaches for COVID-19 were summarized. In the vaccination part, the protective efficacy of COVID-19 vaccine against VOCs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icacy of COVID-19 vaccine were analyzed. In the detection part, the detection methods based on nucleic acid, antigen and antibody we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for point-of-care testing and timely recognition of novel variants. And in the treatment part, the potential therapeutic drugs and targets of SARS-CoV-2 were summarized. Drug targets ar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extracellular targets and intracellular targets. In general, this review proposes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mutations on globa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op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ssible large-scal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ARS-CoV-2, mutation, varian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VID-19 **DOI:** 10.16476/j.pibb.2022.0098

2022; 49 (10)